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找回
蓝天



故事新编丛书
醉花阴 III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我回 越天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醉花阴 III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本社编

找回蓝天



故事新编丛书 III
醉花阴

策 划 史良昭 田松青
撰 写 者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王永宽 王意如 朱建民
任孟国 李 健 周妙中
郑拾风 胡 真 梁建民
版式设计 田松青 严克勤
责任编辑 田松青
装帧设计 王 伟

故事新编丛书·醉花阴 III

找 回 蓝 天

本社编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375 插页 4 字数 186,000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

ISBN 7-5325-2593-7

I·1315 定价: 10.90 元

出版说明

我是不薄“庸俗”，也自甘“庸俗”的；对于历史小说，则以为博考文献，言必有据者，纵使有人讥为“教授小说”，其实是很难组织工作，至于只取一点因由，随意点染，铺成一篇，倒无需怎样的手腕……

……其中也可还是速写居多，不足称为“文学概论”之所谓小说。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，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。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，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，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。

——鲁迅《故事新编·序言》

因为我们的丛书名《故事新编丛书》正是来自鲁迅先生的《故事新编》，所以我们先“断章取义”——断章取义不仅仅是指引用的形式，在实际意义上也是如此。因为鲁迅的序言与其说是一篇序言，毋宁说更像一篇檄文——引用他序言中的一些话，以表明我们至少还没有数典忘祖。

从六朝时的《汉武故事》为正统文人所不屑，到鲁



迅的《故事新编》中的几篇也曾被文学批评家扣以“庸俗”的罪名，即便是现在的几种文学辞典里，你也可能找不到“故事”这个辞条。虽然“故事”这种通俗文学体裁自从其诞生之日起，似乎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但是，它以不拘一格的内容和平易近人的形式，多少年来一直深受平常百姓的喜爱。当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传统文学体裁在受到现代化媒体的强烈冲击下寻找出路时，故事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，重新焕发着青春。

我国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，她记载了我们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。但是，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古籍似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遗弃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，便是文言文的难读难懂，大大束缚了古籍与读者之间的交流。所以现在，我们推出这套《故事新编丛书》，就是想借用故事这种通俗易懂、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，来向广大读者介绍我国古代的奇闻逸事、历史事件、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神话传说、风俗人情、诗词曲赋、花草鸟兽……，让读者们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，领略到现代化社会中无法体验的古典风情。

这里推出的一套4本的“醉花阴”系列，都是由我国的古代名剧改编而成的故事集。其中《春风十里》描写的是古代妓女的爱情生活故事，《尘封的日子》则荟萃了一系列古代的社会人情故事，《找回蓝天》讲述的是为民除害雪冤的公案侠义故事，《女大当嫁》顾名思义当然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。在每个故事里，我们还插入了一些和故事情节相关的古代木版画和戏剧原文，可谓古色古香，图文并茂。这样，读者在阅读生动有趣的故事的同时，还能一睹我国古代戏曲和艺术的风采。



故事前的故事(代前言)

地球时间:公元前九世纪中叶的一天。

此时虽是白天,却阴云翻滚,狂风怒吼。忽然,在汉都长安的地面,一股冤魂拔地而起,扶摇而上,直冲天庭。

再说天庭之上,玉皇大帝正与众神仙闲聊,忽觉天庭震撼不已,随即见一股魂魄直冲上殿,不禁大吃一惊,心道:“按说人死之后,魂魄当入阴间,此人魂魄竟能直冲上天,决非常人,必有异事。”待那魂魄现出身形,乃是一介半老书生。

玉帝见并非孙猴子之类的异物打上天庭,而是一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,倒也放心不少。当下问道:“阁下是……”

“在下司马迁。”书生虽圆睁二目,怒发冲冠,说话倒不失斯文。

玉帝与众神仙闻听“司马迁”三字,皆肃然起敬。皆因司马迁在人间虽饱受冤狱,惨遭腐刑,仍矢志不渝,历十年写下煌煌巨著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。至诚之心,早已感动上天,所以天庭之上对于司马迁可谓无神



不知,无仙不晓。

玉帝心道:“这司马迁虽是一代英才,但其生前乃是一名罪人,死后其魂魄当入阴间修炼。虽后人为其平反昭雪,但那是后话。如今他人刚死,魂魄却直冲天庭,其中必有缘故。”便道:“久仰先生大名,幸会幸会。未知司马先生到此,有何贵干?”

“在下只想请教一个问题。”

“请教不敢,先生有话请当面讲。”

司马迁突然一改谦和的口气,厉声问道:“所谓‘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’,此乃天理。然据在下之所见所闻,似乎并不应验。”

玉帝闻听,略有些吃惊,道:“此话怎讲?”

“比如伯夷、叔齐,可谓是积仁洁行的善人,结果却饿死于首阳山;孔子七十二门徒,以颜渊最为出色,却温饱不足,英年早逝。难道这就是‘善有善报’吗?大恶人盗跖滥杀无辜,横行天下,竟然能寿终正寝,那么‘恶有恶报’又从何说起呢?”

玉帝微微一笑,道:“先生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所谓‘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’。这报应,也分现世报、来世报两种。先生提到的那盗跖之流,别看在世时飞扬跋扈,来世却猪狗不如,这也是报应。至于像颜渊和先生这样的善人,只是因为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’。唉,孟夫子的这些话,真是于我心有戚戚焉。”说到这里,玉帝显出一副委屈的样子。

“难道那遭受腐刑,徒蒙屈辱,也是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不成?”司马迁不依不饶地问道。

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玉帝因理屈词穷变得有些结巴：“这……都是我那不肖子刘彻干的好事，令先生蒙冤，还望先生宽恕则个。”

“在下一人之冤，不足挂齿。唯天下无数苍生饱受冤狱之难，陛下难道就无动于衷吗？”

玉帝被司马迁问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使劲定了定神，道：“那依先生之见，该当如何？”

“望陛下遣一神仙下凡，专管人间冤狱。”

“先生此言甚是有理。”玉帝忙抬头望着众神仙，道：“众爱卿，哪位愿与司马先生下凡，到人间走一遭？”

话音甫落，众神中跳出一位白面郎君，拱手应道：“小将愿往。”

玉帝一看之下，不禁大喜，出列领命者正是二郎神杨戬。

司马迁一见，亦是喜出望外：“杨将军天眼神光，定能明察秋毫。”

玉帝于是传旨，令杨戬带哮天犬下凡转世，专掌人间冤狱。随后命宴开瑶池，为司马迁和杨戬饯行。

天上一日，人间百年。待得司马迁与杨戬带着哮天犬和降龙、伏虎二神一起下到人间，此时已是公元十世纪末的大宋王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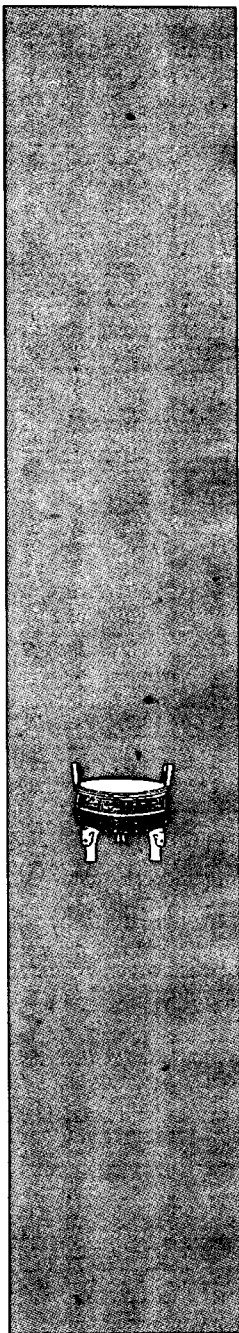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降落云头，所到地面正是江南庐州府合肥县的包家村。杨戬就此与司马迁分手道别。

几天后，包家村中的包员外忽得一子，正是二郎神杨戬投胎转世，也就是后来的包公包青天。包公额上的月亮，乃二郎神的天眼所化。降龙、伏虎、哮天犬则



变成后来的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，专铡人间奸邪之人。

据说，包公出世的那一天，天空变得前所未有的蓝。



目次

出版说明·····	1
故事前的故事(代前言)·····	1
蝴蝶梦·····	1
酷寒亭·····	10
灰阑记·····	19
还牢末·····	27
生金阁·····	32
李逵负荆·····	41
宝剑记·····	50
昆仑奴·····	74
埋剑记·····	83
渔家乐·····	93
衣袄车·····	120
神奴儿·····	131
盆儿鬼·····	148
十五贯·····	153
未央天·····	176



蝴蝶梦



宋仁宗年间，开封府中牟县长街之上，发生一起恶霸白日行凶的案件。死者是一位姓王的老秀才，他上街为儿子们买纸笔，碰上县里恶霸葛彪在大街驰马，躲闪不及，被撞倒在地。如遇稍有一点人性的人，少不得要下马扶起伤者，好言几句；哪知遇到这个葛彪，就倒霉透了。此人倚仗老子权势，而且家财逾万，一贯横行乡里，视人命如蝼蚁，才不把横卧马前的这个老头儿放在眼里。撞倒人，不但不内疚，反而挥起马鞭猛抽王秀才，大骂他冲了少爷的马头，打得王老一脸是血，仍不解气，还有意提提缰绳，让马在王秀才身上猛踢几脚，才扬长而去。

王秀才猛地被撞翻在地，已经口吐鲜血，昏迷过去，哪里还经得住一阵鞭抽、马踹，慢悠悠一口气也给马蹄踢断了。当他倒地时，长街上的过路行人不约而同惊叫着涌了过来，但一见马上是葛彪，又赶快后挪几步，老远地围上一个圈子。他们亲眼看到葛彪践踏王秀才的情景，一个个怒火中烧，可是谁也不敢吭声，更不用说出面打抱不平了。直到葛彪远去，老地保才急

忙跑到王家送信。看热闹的也才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

老地保踉踉跄跄闯进王家，见到秀才的三个儿子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不不不……好，你们爹……被人打死了！”王大、王二、王三一听，登时一个个脸吓得刷白，齐声叫了：“娘，快来！”秀才娘子听到叫声有异，连忙跨出门来问讯，地保缓了一口气，才把街上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兄弟仨听明白凶手是葛彪，气得咬牙切齿，吆喝一声，不约而同冲出家门直往大街奔，秀才娘子制止不住，只好一面淌着眼泪，一面跟着儿子后面跑。做母亲的此时心情十分复杂，看到儿子们一个个这么报仇心切，无所畏惧，感到几分安慰；可想到葛彪这个恶棍，蛮不讲理，三个文弱书生，同他评理，定要吃亏的，因此又极不放心。于是，一面跑着，一面叫儿子们站住。哪知地保赶到王家报信时，已经有些热心的街邻随同来了，他们也都关心这条命案，也都担心王家吃亏。所以，有的跟上王氏三兄弟，有的簇拥着秀才娘子，骂葛彪的，同情的，劝慰的，闹哄哄的，把秀才娘子的叫声也淹没了。三个儿子一心找葛彪评理，一个劲向前冲，也什么都没听见。

到了王秀才血淋淋的尸体现场，三兄弟跪在地上大哭。正在悲恸时分，没料到周围的人又似惊诧、又似兴奋地闹嚷：“又来了！



【南吕一枝花】解到这无人情御史臺，元來是有官法開封府，把三個未發跡小秀士，生扭做吃勘問死囚徒。空教我意下惆悵，把不定心驚懼，赤緊的賊兒膽底虛，教我把罪犯私下招承，不比那小去處官司孔目。



又来了!”很快让出一条路。悲恸中的三兄弟，也迷迷糊糊听到马蹄得得朝自己冲了过来。原来冤家对头葛彪在前街妓院喝了几杯花酒后，兴高采烈扬鞭回府了。他看到街头还躺卧着王秀才尸体，才从醉糊涂中清醒了几分。再一看，跪在尸体旁的是三个文弱秀气的书生，哪会在意，在马上鞭子一挥，骂道：“大街上号丧，真晦气！还不给少爷滚！”王大一一看是葛彪，第一个从地上蹦了起来，指着葛彪骂：“是你这恶棍打死我父亲的？”葛彪冷笑道：“正是少爷，你敢怎么样？”王二、王三也站了起来，指着葛彪：“你有本事的下马来，同我们到官府去！”葛彪喝得醉醺醺的，看到王家兄弟敢于当众骂他，也火上心头，心想：老子不给你们颜色看看，这地方的人还要爬到少爷头上拉屎呢！他翻身下马，叉着腰，乜起醉眼，挑衅地望着兄弟仨，冷不防搨王大一记耳光，王二、王三见哥哥被打，涌上前去，王二一把死命揪着葛彪，王三就用脚把他钩倒在地，要是平时，莫说三个文弱书生，再加三个也不是他对手，这天他喝醉了，浑身没劲，经不起一揪一绊，软绵绵地瘫下来。王大挨了一耳光，也正在气头上，见到葛彪瘫倒，就狠狠地给他几拳。休看三兄弟文弱，平时从未习武练拳，一旦燃起怒火，羔羊也会用角触死人的。三兄弟身旁就摆着一具血肉模糊的父亲遗体，更把他们刺激得发了狂，也不知哪里借来一身硬功夫，一阵拳脚打得葛彪连求饶的气力也没了，很快圆睁双眼，口吐鲜血，一命呜呼。周围的看客，眼见三弟兄拳脚交加打得痛快淋漓，莫不暗中称快、叫好，没有一个上前劝架的。秀才娘子气喘吁吁赶到，她看到躺在地上酒气、血腥气冲鼻的葛

彪，还以为他装死，用脚踢踢他说：“我家秀才到底犯了哪条罪，你对他下这般毒手？你说呀，不要装醉赖在地上不言不语呀！”叫了几声不应，用手在鼻孔一摸，没气了，才觉得事态严重，紧张起来，对儿子们说：“打死人，我们要吃官司了！我们哪有钱钞去打官司呵！”这时，中牟县衙门的公差也赶到，把弟兄仨作为杀人凶手一起绑到公堂听候庭断。

中牟县城厢一天内出了两条命案，县太爷慌了手脚，何况死者之一又是同皇家沾亲的葛家豪门的公子，更是失魂落魄。他匆匆忙忙过了一次堂，看到打死葛彪的凶犯已捉拿归案，稍稍松一口气，赶快派了解差日夜兼程，把王家兄弟押往开封府勘问定罪。

开封府尹是那鼎鼎大名的龙图阁待制学士包拯，他为官清明，铁面无私。许多疑难案件到他手里，总是能断个水落石出，不枉不纵，老百姓都叫他“包青天”。贵族恶棍暗暗叫他“包黑子”。那些嫉恨他的人，不落在手里算是命大；只要触犯了律条，被一张状纸告到开封府，就活该倒大霉了。

那天，包拯坐早衙，问班头张千有什么文书签押，张千回禀，酸枣县解来一个偷马贼赵顽驴。包拯吩咐带他上堂，问毕，吩咐张千把赵顽驴换上长枷，打入死牢。张千唱一声喏，叫出两个差役把赵顽驴像拎死狗般地



【滚绣球】俺孩儿本思量做状元、坐琴堂、请俸钱，谁曾遭这般刑宪，又不曾犯五刑元属三千。我不肯吃、不肯穿、烧地卧、炙地眠，谁曾受这般贫贱。正按着陈婆婆古语常言，他须不求金玉重，却甚儿孙个个贤，受煞连遭。

押了出去。

包拯歇了一歇,只觉一阵疲困袭来。这也难怪,一是昨晚他看书、阅卷,不觉过了子时,太累;二是晚春季节,懒洋洋的,不由人不生困意。他吩咐六房典吏,暂时退堂,让他伏案打个盹。大小属官、两廊典吏,十分体贴包大人,平时看到他没昼没夜地办公事,有时饭也顾不上吃,眼睛熬得红红的,大家都心疼,可又从不敢提请他休息片刻,现在他自己提出,大家笑咪咪地互相交换眼色,悄悄退到前面厢房各自歇息去了。

包大人实在疲倦之极,头一歪,伏在案上睡着了。人睡了,可脑子并没休息。他迷迷糊糊觉得独个儿到了一处鲜花盛开的花园,鸟语花香,着实令人沉醉。他顺着一条花径,在一丛蔷薇花下停了步。在那里,一个奇异的景象勾引起他的注意:一只花蝴蝶忽然撞上了花丛上的蜘蛛网,粘住了,正当大蜘蛛从蛛网一边爬过去处理猎物时,想不到一只大的凤蝶扑了过来,冲破蛛网,把花蝴蝶救下;蜘蛛正在失望之时,网那边又网住一只小粉蝶,蜘蛛急忙转身去抓新猎物,那只大凤蝶飞得更快,同救花蝴蝶一样又把粉蝶救下。蜘蛛狠狠地瞅着飞去的凤蝶,显然绝望了,刚回头爬了两步,殊不知又一只黑蝴蝶撞上网来,蜘蛛有些喜出望外,赶快朝黑蝴蝶爬去。包公料想,凤蝶大概又会出现吧,奇怪,凤蝶已飞得无影无踪。蜘蛛步步接近,脚爪快要碰到可怜的黑蝴蝶,包公这才发急了:“我不救它,它命休矣!”……刚一伸手,梦醒了。尽管春梦无痕,却又使包公头上沁出细汗来。

包公睁眼一看,张千还立在一旁侍候,他问:“我睡



了几时？”张千答：“现已午时！”包公问：“可还有应审的罪囚？”张千答：“中牟县刚解送来三名凶犯。”包公问：“一件命案，三名凶犯么？”张千答：“弟兄仨合殴一人致死。”包公问：“打死的什么人？凶犯又是何等样人？”张千答：“打死的是葛彪！”包公插话：“葛彪，这小子我知道。”张千继续说：“三个凶犯是穷秀才的三个儿子。”包公好生奇怪，穷人的孩子为何敢打死富家公子？其中必有原由。他急于想问问明白，精神一振，倦意全消，叫了一声“升堂”，让人把一千人犯一步一棍打上堂来。

包公定睛一看，三个带上行枷的，老大、老二年约二十四、五岁光景，长相和身高也相似，一脸忠厚老实样；老三最多二十岁，与两个兄长的长相不同，人也矮小得多，伶俐中几分憨厚，但也不像为非为歹之徒。包公心头一愣：这三个小子怎么会杀人的呢？不禁生疑，吩咐张千先把行枷取下。一叫脱行枷，两个大的没什么反应，老三却以为开封府包大人开恩了，回头叫了声：“娘，我们回家去吧！”包公一听到叫“娘”，才发现随同凶犯进来的人中有一个年近五旬的精干的妇女，远远地跪在三个凶犯后面，便问那秀才娘子：“这三个凶犯是你什么人？”答：“都是小妇人所生。”包公脸一板，训道：“你养子不教，养出三个奴才，街头行凶，打死皇亲，你

